

文獻通考

百二十三上四

王禮考

漢書門	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五架	一四〇册
-----	---	------	-----	----	------

漢書	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五架	一四〇册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56)
函號	294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天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淺草文庫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上陵

大舅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帝葬長沙 在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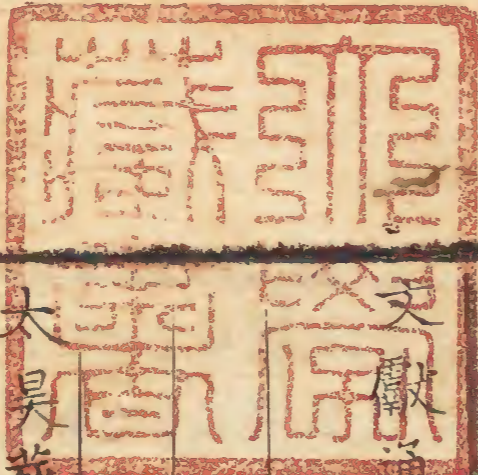
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湯縣山有黃

帝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

葬鮒魚山之陽九嬪 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

葬其陰 宋澶州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唐堯葬城陽毅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共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傳曰舜葬

答梧象為之耕或曰二如葬衡山之宋末州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稽山上虞縣七里越傳曰禹到越上苗山會稽

稽山封功因更各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

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塔三

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

子曰禹葬會稽本義三領相推三寸地理志云山

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也索隱

曰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條而歛尸乎墨子言約

會稽縣南十三里情括地志禹陵在越州

殷湯葬汾陰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東郭吉

處平地宋河中府自少昊至殷湯十冢宋太

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戶蠲其役仍令長

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

乾德四年二年冢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

常禁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

窆亦如之窆昌編反李依杜昌鏡反鄭音穿○兆

器謂哭於穿墻也○疏曰亦如鄭讀窆為穿杜讀窆為

云亦如哭之○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

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

右夾處東西○預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

置王之造塋者如文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

昭穆于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昭穆之中央以爵等

以罰之

凡有功臣居前昭穆之中央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昭穆之中央以爵等

以罰之

凡有功臣居前昭穆之中央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昭穆之中央以爵等

以罰之

凡有功臣居前昭穆之中央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昭穆之中央以爵等

以罰之

亦如之皆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

○大卜凡喪事命

孝子若猶其生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

於北方北首

掘地而相見

下道之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

復道之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

引君封以衡大碑以屬喪大記

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

始穿地之宰量度

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冢人

司農云既○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冢人

度甫窆遂為之尸

故以之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

而樹多者早者封下而樹少者雅曰土之高者丘是

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文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而樹多者早者封下而樹少者雅曰土之高者丘是

故以之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

度甫窆遂為之尸

司農云既○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冢人

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冢人

度甫窆遂為之尸

故以之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

而樹多者早者封下而樹少者雅曰土之高者丘是

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文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而樹多者早者封下而樹少者雅曰土之高者丘是

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上喪禮則筮宅卜天子
據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勿其人之勿粉反徐亡粉反○虞人○疏曰

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

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

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斂之擲者送之也必取其慶沒則靈

祗等其哀傷○檀弓以端長六尺蓋以端題湊也其方

也○檀弓以端長六尺蓋以端題湊也其方

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棺槨黃腸為裏而表以

石焉以端長六尺者猶頭也積柏材作梓並葺材頭也

故云以端長六尺者猶頭也積柏材作梓並葺材頭也

蓋一尺註云以端長六尺者猶頭也積柏材作梓並葺材頭也

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棺

棺或當九寸其擲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擲大

之厚也如鄭此言梓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
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梓
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梓材從下即題湊
之六尺與擲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
之義也棺擲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昌六
非也藏物因以為節○疏曰君容祝者祝如漆簡
可以諸侯棺擲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擲間則差寬人
是司几筵云棺擲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擲間則差寬人
故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擲間亦容席故司
几筵云棺擲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擲間則差寬人
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於天子所掌甒盛酒
之器也○君裏擲虞筐大夫不裏擲士不虞筐棹
所用也○君裏擲虞筐大夫不裏擲士不虞筐棹
之物虞筐之
文未聞也

右井擲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

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

明器云執事眡葬獻明器之材小宗伯哭此

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小宗伯哭此

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編視之如哭樽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禮主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决士喪官即小示宿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概古愛

也為猶差擇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內豎若

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之蹕蹕內人為六宮蹕者以其掌

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

為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為

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內

使豎蹕也○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

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

朝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羞邊外饗實鼎

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皆此條所

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為叢塗梓也令啓謂

子之殯也叢塗龍輔加斧如梓上畢塗屋○疏曰

除叢塗棺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梓叢

右啓

闈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止燎地燭也蹕

中門之外○疏曰太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

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

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所地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

今騰燭矣對人者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

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士師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疏

大喪在宮中謂朝廟○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

則前蹕

喪遷者將葬朝于廟○疏曰將葬而往朝

○大司寇前三辟

大喪所前或嗣王○

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先王為正世子○

皆是大喪若先王及世子大喪則先王為正世子○

小司寇前三辟人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奉

矣引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

也辟○問胥凡喪紀之數聚眾庶○疏曰王家喪紀問

胥為之驅使也○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

其六引而治其政令○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

六遂主六鄉○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

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之掌其政令及葬

師而屬六綽在棺曰綽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

見義也○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即

而屬六綽及窆陳役

屬音燭綽音弗○致役致於

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綽旁六執之

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師帥監

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

殯及引皆六遂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

墓上則說載下棺之不言者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

徒雖主亦六遂之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綽舉棺索

者在棺則曰綽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

據在棺而言綽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

綽背碑員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

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此遂人

殯云帥六遂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

六綽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

自為終始故也○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即遠為終始故也○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復此土以為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
陵故云復土也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
治之時謂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
民之條鄉師遂治之監督人小司徒當其事○以
當互條鄉行道用內遂人司農二條并定通用
考互條鄉行道用內遂人司農二條并定通用
御其室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其哀
附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
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疏曰言及
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味爽朝朝故云及朝
云御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味爽朝朝故云及朝
前以御正者發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執蠹居
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
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
正禮也其未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
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迂于祖用軸既夕
是周公正廟不附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
凡不殯于廟不附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
禮發凡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

乃朝廟○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
馬報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者謂將
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御柩
者居前導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御柩
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
是也執紼之率人皆衛放止西階正柩于兩楹間
武故執紼之率人皆衛放止西階正柩于兩楹間
也主以宮室故執紼之率人皆衛放止西階正柩于
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
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案周禮註御柩此云匠人
六遂主六綽經云執紼五百人是一黨之言黨者此
非辨鄉遂之殊正取紼五百人是一黨之言黨者此
喪祝乃奠夕禮朝廟之時重奠先奠從燭從者案既
奠乃朝徹去宿奠乃廟下指此朝廟之奠於燭從者
奠至朝徹去宿奠乃廟下指此朝廟之奠於燭從者
祭也○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四時
祭也○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四時
祭也○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四時

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
役蜃車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

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蜃車及

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階間則天子既夕禮日既正
而致之遂來○疏曰案遂人屬六綉又遂師職亦共立
三龍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

從也此官卿掌天子庶政夕下舉士則其中諸侯卿
大遂人之喪可知路皆
○中車小喪共匱路
疏曰言大

別以兼之與世子則此喪中
○祥車曠左
祥車葬之

而左以擬神也○曲禮○已上四條極行通用又至
制條陳通車當互考不以
○圍人凡賓客喪紀牽馬
而入陳廟時既久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

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車廄馬亦如之
廄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曰此遣

馬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擴皆人捧之云
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

行通用內廄馬一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
條陳明器通用

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

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
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
引馬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入也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階間却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
亦是先載乃飾棺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
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例
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孝子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

惟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在上曰幕是存

曰幕人共帷幕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

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是

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

也衣翼柳之村張衣於柳反○必先纏衣其木乃以

有材縫人以方扇是也柳即惟荒是也○飾

棺君龍惟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

加偽荒纁紐六齋五采五貝黼翼二蔽翼二畫翼

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道飾棺以華

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

所以衣柳也士布惟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

馬黼荒緣邊為黼文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

惟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

加惟荒於其上紐所布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

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柳象宮縣池於荒之榆象

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夫以綉而垂之以為振容象

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榆

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舉象車蓋

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

之前後披也漢禮翼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

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

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如冠於中檀

弓曰周人牆置髮是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

蓋五采羽注於翼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

飾君龍惟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工侯皆

畫為龍象人若之德故云龍惟也池謂織竹為籠

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瓜端象平生宮室有

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象

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關於修一故三池象

如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縵為之長文餘

如磬畫旛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旛動

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釐甲也

緣荒邊為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釐甲也

如平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

反以纁為紐連之相者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
采者謂鼈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
餘也五采謂人君又連以五采繒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
采也五采謂人君又連以五采繒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
入罽則障柅也凡有六放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
畫為雲氣諸侯六列又有人云漢禮器制天子八
畫大夫四鄭註又有人云漢禮器制天子八畫大夫四
火黼黻皆五列又有人云漢禮器制天子八畫大夫四
主老謂諸侯六列又有人云漢禮器制天子八畫大夫四
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戴圭王也魚躍拂池者
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
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
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
值六紐今穿纁戴於一東兩邊柳骨故有六戴也
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為之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
防纏車敬左則引右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翼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
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也抗木者謂抗
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縮三

為之禮一重者以此此差之上上致茵於下所以古者
藉棺從上而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棺之上所以抗
載於上引棺之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土禮一重
蓋如於抗上以承抗席折猶寢也云云者以土禮一重
加於抗上以承抗席折猶寢也云云者以土禮一重
藉棺外下芬綉及香草著其中如每將一祭幅輒合縫
二象天數為一重也抗木上象地數耦故下二
也茵則上直三下橫三茵既合地二法地也上數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
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翼皆喪葬之飾周禮
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翼旌從遣車
六翼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翼皆戴璧垂羽諸侯
公西赤為忘亦用此焉九○疏曰此明魯布四
纁白素升龍於纁練旒九○疏曰此明魯布四

代喪葬旗之飾綬註旄竿頭也夏則既綱杠以練又以練為旒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釋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翼者明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廡衣服廡陳也廡衣服所藏於樽

服亦沽而小者也○自衣○司常大喪建廡車之

旌及葬亦如之○疏曰建之則行廡車解說之○疏

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在此謂入壙亦建之云

亦惟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車僕大喪

當各執廡旌是行廡專解說之也○車僕大喪

廡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

亦是五戎之總名故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

則九乘矣○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之與

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

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廡車彼廡謂作之者解廡為陳

言飾遣車已是以作更言遂廡之故以陳駕解廡也

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如墓也後則使以次抗

及葬言各執其象人是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司裘大喪

廡裘飾皮車農及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廡為淄鄭司

之興謂象似而後鄭謂廡興也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

耳○疏曰後鄭謂廡興也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

而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平筭笙備

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

馬及葬埋之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

為備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

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

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况周耳非謂周冢仍用芻

靈也○此條內有冢人○圍八凡喪紀廡馬見

朝祖 ○遣車視牢具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

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

大夫以上乃有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

簡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奠而藏之者與

與者疑亂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 ○司兵大

喪廡五兵 廡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明器

之用器有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

此既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

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士喪禮下篇曰用器也

弓矢 ○司干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

羽籥及其所廡廡于盾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

樂官 帥樂官往陳之者 ○疏曰樂師謂笙師鍾師

及擴道東者之前庭 大司樂大喪泚廡樂器及葬藏

樂器亦如之 謂泚也廡興也臨曰鄭知臨笙師鍾師

者按笙鍾師皆云喪廡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

樂器還臨笙師而藏之同 ○眡瞭大喪廡樂器 疏曰

故彼器皆云奉而藏之同 ○眡瞭大喪廡樂器 疏曰

不咸樂器謂明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是治而小

耳是臨時 ○笙師大喪廡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

也興謂作 ○鑄師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

所廡謂作 ○籥師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

已不作惟餘籥而 ○典庸器大喪奠虞 疏曰按檀弓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 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

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言謂祖為行始

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

御至也者執朝居前欲行爲節度○疏曰言及祖者
 及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
 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
 廟之移柩而柩車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
 外飾訖移柩車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
 加飾訖移柩車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
 之○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
 筆席朝夕奠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
 案內有簾入共薦簾羞簾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
 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內有世婦濯漑爲
 盛感內暨爲內人踴皆
 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厥興也言王之行謂
 書厥○疏曰鄭司農云謚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
 謚書厥○疏曰鄭司農云謚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
 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與諭詩謂作謚時也○瞽
 柩作謚是古字通用以其與諭詩謂作謚時也○瞽
 柩作謚是古字通用以其與諭詩謂作謚時也○瞽

蒙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謂作謚時也○瞽
 歌之猶詩以爲謚世之播其音美之○疏曰諷誦詩謂於世也雖不
 歌之猶詩以爲謚世之播其音美之○疏曰諷誦詩謂於世也雖不

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蒙誦王治功之詩觀
 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真繫者真定也謂
 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繫不歌詠猶鼓琴瑟
 而合以○小師大喪與厥從大師○疏云大師從之也
 美之○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六曰誄積誄謂

卒哀時德行以賜之命主雅辭令難爲春秋傳曰大祝
 主哀時德行以賜之命主雅辭令難爲春秋傳曰大祝
 主哀時德行以賜之命主雅辭令難爲春秋傳曰大祝
 主哀時德行以賜之命主雅辭令難爲春秋傳曰大祝

誄遺謂祖廟之庭大真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
 誄遺謂祖廟之庭大真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
 誄遺謂祖廟之庭大真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
 誄遺謂祖廟之庭大真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

知天道使於此其言王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
 知天道使於此其言王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
 知天道使於此其言王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
 知天道使於此其言王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

馬制之謚乃遣成於天道也於南郊祭天之稱天以謚之
 馬制之謚乃遣成於天道也於南郊祭天之稱天以謚之
 馬制之謚乃遣成於天道也於南郊祭天之稱天以謚之
 馬制之謚乃遣成於天道也於南郊祭天之稱天以謚之

誅其讀誅亦以大史賜誡為節事相成也○惟周

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

制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

號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多是壹民無為

曰神神以至無為一德不懈曰簡委曲不靖民則法曰

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警無用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尊

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仁義歸往曰王歸之往敬事

恭上曰恭供奉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

恭讓有德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既過能改曰

平正不阿曰君民從愛民悌長曰恭順長揚善賦

簡曰聖實得人所善得執禮御賓曰恭迎待敬祀享

禮曰聖能通神道比親之闕曰恭益修德以照臨四

方曰明以明尊賢讓善曰恭推之於人諧訴不行

曰明逆知之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經緯天地

曰文道成其大慮慈民曰定德思樹道德博聞曰文無

知純行不差曰定行一學勤好問曰文不恥安民

大慮曰定以慮慈惠愛民曰文惠以安民法古曰

定舊不失愍民惠禮曰文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甲冑有勞曰襄征綏土柔

民曰德安土以居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諫慮不威

曰德不遠以威有伐而還曰釐知難剛強直理曰武

剛無欲強無燒質淵受諫曰僖深威強直德曰

武與有德溫柔賢善曰懿純善能克定禍亂曰武兵以

往故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刑民克服曰成法能以正

服能聰明叡哲曰獻有過知夸志多窮曰武行多志

也服智質有聖曰獻非有通安民立政曰成安政以五

宗安之曰孝五世淵源流迥曰康性無慈惠愛親

曰孝周愛温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協時肇享曰孝

協和肇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安樂撫民曰康

無四力令民安樂曰康富而執心克壯曰齊能有所

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輕輜供就曰齊輜有所

中情見貌曰穆露性也甄心動懼曰頃甄情容儀恭美

曰昭有儀可象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昭德有勞曰

昭能勞柔德教衆曰静使安聖善周聞曰宣善道於

聲聞恭已解言曰靖恭記正治而無眚曰平寬

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執事有制曰平不在威德

剛武曰圉禦亂布網治紀曰平施之彌年壽考曰

胡父其由義而濟曰景用義保民者艾曰胡六十

者意大慮曰景者疆彊毅果敢曰剛釐於布義

行剛曰景行以剛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清白守節

曰貞行清白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大慮克就

曰貞能幹事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

遠曰桓征以武治典不殺曰祁秉常克敬勤民曰

桓敬以大慮行節曰孝言成闢土蕪國曰桓兼人

土治民克盡曰使恩惠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好

和不爭曰安少生行義說民曰元其義道德純一

曰元道大而始見國都曰元非善之良大省兆民

曰思而不親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

善言求聖善周聞曰宣謂所追悔前過曰思思而

兵革亟作曰壯以數征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共圍

克服曰壯禁圍敵狀古述今日譽勝敵克亂曰

壯勝敵故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死於原野曰

壯非難何克教秉正曰夷乘政不屢征殺伐曰壯

壯以死難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武成功執義揚

善曰懷稱人柔質慈民曰惠加施惠慈人短折曰

懷短未六十愛氏好與曰惠與謂述義不克曰丁

弟欲立志夙興恭事曰敬敬以有功安民曰烈以武衆方

益平曰敬法常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令善典

法曰敬非敬何剛克為伐曰翼伐功剛德克就曰

肅成其不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執心決斷曰

肅使為終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不主其國曰聲於生

外不動成名曰靈任本性不未家短折曰傷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士志不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典禮不倦曰戴倦亂治不

損曰靈治不能短折不成曰傷勿雅而好祭鬼交

曰靈請鬼神隱拂不成曰隱改其性極知鬼事

曰靈其智不顯尸國曰隱王見善堅長曰隱

美過其合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能官懷恨遂

過曰刺去諫曰肆行勞祀曰悼言不修德也

不思妄愛曰刺甚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者早孤短折

曰哀早未事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

勞動民以外內縱亂曰荒官家不治不悔前過曰戾

不知而好樂怠政曰荒急於政怙威肆行曰醜肆

威行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喪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

在國逢難曰愍兵寇早孤殞位曰幽殞位而卒禍亂

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悲傷曰愍政妨

敗柔質受諫曰惠受諫以貞心大度曰斥心正而

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

樂曰良言其人可樂施動能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敢曰趨博聞多能曰慮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

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自不足者危身奉上曰忠不險

難辭思慮不爽曰原不差不所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行

好內遠禮曰煬不奉於家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

內急政曰煬內則荒政急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

去禮遠正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遠肇

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治內外賓服曰正華

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民逆天虐民

曰煬所尊大好更故舊曰易變故名與實爽曰終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貪亂宜亡而隱哀

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

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正為莊無過為僖

施而不私為宣雲行雨施鄉惠無內德為獻無內德謂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凡筵設
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
內有籩人共籩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
侯喪齊衰者奠啓條有世婦濯漑為盥盛內豎為
內人躡皆遣奠
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窆之俎實窆亦有俎實謂所包遣

於旁○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窆窆是擴內故鄭以
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以
也又案冢人云請度甫窆穿擴之名此言奠窆則
奠入於擴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
即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苞二是也藏筭者
苞既夕禮云筭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
奠者取遣奠牲下體
苞裹之遣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幣先道野役使以幄幣

坐也其餘司徒也幄幣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
也其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疏曰大喪王喪也以

幄幣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幣先行至擴
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
擴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幣受故大宰帥之司
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者謂樞至擴脫
載大幕之樞則宜在地未葬之小帳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
知大幕之樞則宜在地未葬之小帳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
盛塵以為神坐也○地官○陳殯具條幕人掌次
此條適用朝祖條間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
六引遂人屬六綈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
帥其民而屬六綈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
用當○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
互考○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
道而蹕屬中士以下○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鄉
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
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秋官方相氏
大喪先匱先○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道○道音導
夏○喪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疏曰及至也
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
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序官云喪祝於柩車前
人故與更也○小喪亦如之官○春○鄉師及葬執燹
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官○春○鄉師及葬執燹

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徒也鄉師

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翽羽葆幢也爾雅曰

剛反○疏曰言及葬者及至引向擗蠹謂葆幢

也鄉保執葆幢却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

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

謂空考冬官亡未間其考此據匠師明匠師亦司

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

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柩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

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

天子諸侯載柩前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紀曰君纁

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束用纁人君禮文

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曰云

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

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之士非謂執披者以天子千

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而云六軍者以七萬五

千人也柩車則各車兩旁使入持之若四馬六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也先鄭意蠶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

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曰禮天子八妾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家人大喪及葬言鸞車家人也○鸞車中車所飾遺車

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

於生存者於是中車行之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

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疏曰

及至也謂至葬家人語中車之信將明器鸞車及

象人使行向壙遺車有鸞和之先鄭云兼有旌旗經直

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兼有旌旗經直

為人者後鄭不從以鄭言之先鄭云兼有旌旗經直

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至周不用芻

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

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陳明器條芻靈

○春○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遺車王○疏曰

遺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遺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

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憑依遺車多小之數天

子無文鄭註雜記云天子太子太牢九箇遺車九乘

苞肉皆取大遺奠之牲體天子太子太牢外更用馬牲

皆前脛折取臂膞後脛折取髀苞肉各○內豎王

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夏官振飾類浴之

后之喪及葬執藝器以從遣車○器○疏曰從遣車

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類沐之器

故為此解也若然王府云凡褻器鄭註以為清器

虎子不為振飾類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第等

連文此註喪器為振飾類沐器者案特牲為尸

而禮用器之中有槃中巾為振飾盤匱為盥手故既

夕禮用器之中有槃中巾為振飾盤匱為盥手故既

○君葬用輜四綳二碑御棺用羽葆○輜音志市

官為載以輜將車之輕綳車柩車也在棺曰綳行道

曰引至壙指車前一節度也○疏曰四綳二碑者綳

有也御指車前一節度也○疏曰四綳二碑者綳

棺用羽葆○羽葆雜記云諸侯用之天子則四綳二

法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

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之至下棺之節因

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下棺之節因

子則更載以龍輜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

擴乃說更載以龍輜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

車載以龍輜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

是借也則龍輜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

謂之大木為碑○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嗥啓關陳車士關墓門也車二車也

道左在北面立東上○疏曰鄭知車是二車者以其

遺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

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二車可知天子二車象

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

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二車十乘若然則此

者而非言耳○此條鄭直云二車者舉其士位不見

樂器此條通用樂師陳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

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穿地中音罔下音罔兩也如字○

之椁兩○黃腸為裏而表以石馬國語曰木石之怪

方良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以

石馬者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

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

怪龍罔象上之怪夔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

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亦周人之葬於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

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

張之於棺註云四帷荒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

二翼大謂夫四翼諸侯六翼天子八翼周人之牆

置之於車旁人執之入壙小喪亦如之○王后以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互故春

物蜃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

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則往施之窀穸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

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稻人喪紀共其蒿事

左氏傳有井闔塞也○疏曰春秋○澤虞喪紀共

其蒿蒲之事○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疏曰案

不納者是○地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疏曰案

為茵之法用緇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
著以茶扼未入擴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三於下橫
三於上是也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
係通用○凡封用縛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

當互考○凡封用縛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
諱以鼓窆一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縛

而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引者漸漸應鼓聲
物多猶重恐扼不正下棺之時別以木為衡貫大

穿指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諱以鼓
封者謂君下棺每一鼓漸縱縛也天子則六縛四碑

時縱捨之節每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
一縛既用六縛但前後用四縛其餘兩縛繫於兩旁之

碑此條通用當互考○鼓人詔太僕鼓詳見臣
條民○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

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崩禮記謂
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
備補鄧反祀方劍○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兵籠

及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
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曰云

共丘龍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
下棺之後適歷執紼者名也為丘壘皆須籠器以

盛土也云適歷執紼者名也為丘壘皆須籠器以
於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

遂師抱持人主陳之適歷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
之師知在否故云抱磨也○鄉師及窆執

斧以涖匠師其事師主豐碑也○鄉師及窆執
視也○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
師執斧以涖匠師其事師主豐碑也○鄉師及窆執

有執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
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視之視之視之視之
子斷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縛四碑前後各一
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
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冢人及窆執斧以

泣匠疏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泣遂入

藏凶器下棺器明器即遂入壙藏明器正墓位蹕墓

域守墓禁疏曰墓位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者謂禁者以塋域為司常建廡車之旌及葬亦

如之明器條陳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

亦如之執事此樂器亦帥之○疏曰案小宗伯云及

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

代之彼據未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

樂器又承陳樂器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春官○大

司樂泣藏樂器明器條陳校入飾遺車之馬及葬

埋之上同典瑞大喪共贈玉六幣璧以帛○疏曰贈

子王者按既夕禮葬時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

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

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大宰大

喪贊贈玉助王為之也贈王○小宗伯成葬而祭

墓為位成葬丘也先封也天子之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

安之疏曰云天子之喪蓋不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也則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

真墓有司來歸乃奠也則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

既云詔相喪祭則奠祭也則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

高則則奠祭不待奠祭也則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

引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者由天子之家

也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

○疏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

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

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

辭請隧隧王之道葬禮闕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宋文公卒始厚

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

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尸旦反一音韓○燒

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

椽也四角設棟也謂於椽之上設椽也土喪禮云

三以負土則士之椽上平也今此椽上四注

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椽題湊諸侯

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損翰也

又曰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

邊障土者如星在旁則知此翰亦在旁

也詩云會弁如星在旁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

其際會之處也上言在弁之上知此翰亦在上

故以為棺旁飾也言飾也言有棺者則本

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之禮也○公室視

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

豐碑

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為之

形如石碑於椁前繞天子四角樹之於

間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四角樹之於

六綽諸侯碑天子也○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

諸侯諸侯天子也○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

之桓諸侯天子也○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

碑士二綽無碑○疏曰天子之視三公視天子

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視三公視天子

卿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牲入麗于碑儀

也禮每云當碑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

禮每云當碑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

也禮每云當碑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

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是也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即反虞之恩也

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

皆然故知葬即反虞禮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

也日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雜記○今案檀弓

葬日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且

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

則庚日三虞也故鄭註七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

七之三日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剛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

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於此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附也

是日也以一吉祭易喪祭明日以虞附于祖父○哭日事

知喪祭是虞附也矣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

中唯祭是虞附而矣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

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司巫祭祀

則共箱館士虞禮直刑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

上坵○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箇箇

酒其茅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

蒿也茅以供祭之直亦以縮酒直籍祭○疏曰香

於几虞禮束茅長五寸立○鄉師大祭祀共茅菹謂

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王取膚祭祭如

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而之守祧職云既祭如

藏其墮是以與○刑音村去羌呂反祧他彫反墮吁

與音餘○相地○危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紀喪事之

薦羞之法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

之於祖廟今直云虞後作卒哭祭者舉前在寢明日

哭在祖廟中○天官○圉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獻

人共魚鼈醢人共豆實○陳小斂○籩人共籩

詳見朔月○喪祝掌喪祭祝號虞祭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神而附而春傳曰凡君卒

也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附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

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

漢書前天子長尺五寸諸侯長一尺狀正方中央

靈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同稱今武帝之廟立之

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

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猶朝夕各一哭

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附廟畢更還殯宮至

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

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附而左傳唯據人君有

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思云大夫士無

主以幣帛附附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

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虞而作主三傳

不同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
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
主以作主為附所須故左氏據附而言古春秋左
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
六日也諸侯七虞十虞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
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
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
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 主者殷人以

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所用桑練主

用栗左傳唯言附而作主一而巳非 ○作主

非禮也 主遂因葬文通譏之乃作 凡君薨卒哭

而附附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

以新死者之神附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

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 烝嘗禘於廟 烝嘗祭

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烝嘗祭

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嘗祀自
如舊也三年禮畢乃同於吉○疏曰君既葬
反虞則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
杜每云既葬卒哭哀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
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
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免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
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
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
奠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
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
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
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
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
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

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
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
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
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
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
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
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主者曷用虞主乃桑日中而反

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捕所以副

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

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於

而松殷人以相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兒

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
 禘禘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用栗者藏主也於
 廟室中常所當奉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
 事也質家藏於室
 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
 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五月也日者
 月作練主久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
 重失禮 ○立主喪主於虞用其主吉主於練用其主
 鬼神禮 ○立主喪主於虞用其主吉主於練用其主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作主壞廟有
 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
 也 將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迂
 三十二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未
 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五月猶未
 合全吉故曰公主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
 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
 主故為言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
 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

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
 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
 馬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
 異間耳廩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
 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
 始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
 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
 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無文以西壁中或
 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

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

器珎怪徒臧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

浪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

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成上具天文下

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

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

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
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
帝王用漆燈冢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二世曰
中則火不滅

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馬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
衆葬既已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

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外羨門盡

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

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

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

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

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
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
始皇貪而葬馬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
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錮水泉

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考之曰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

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

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

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

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帝因在櫟

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金陵在櫟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貲三百

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

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已下棺也皇太子羣

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
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
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斤上擴
上也如淳曰斤開也開二地為冢擴故以開斤言
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十金
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二千石二十金
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謂盛也
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
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
無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
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溥近臣皆隨陵
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

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帝武

時人有盜孝文園瘞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

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

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上下令郎中令張

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擴真瘞事也師古曰

以為墳故云復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人復反還也扶目反滅椁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古師

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安曰景帝夏募民徙陽

陵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

自崩至葬凡十

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

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

武帝自作陵也一本槐里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

桓僖宮災亳社灾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

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灾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

自崩至葬

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

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

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

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

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

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

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

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

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

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

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

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
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芻諸下里物者

歸蒿里葬地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

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

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

辛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

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

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

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

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

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

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

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

不云虐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

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

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

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
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
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
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
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
多賦歛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
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閤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
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
朕以長言下閤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閤
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閤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其賜長為關內侯食邑千戶閤五百戶萬年佞
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
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
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
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
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
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
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
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
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

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
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頤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
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
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
司議皆曰昌陵因早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
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
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
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
敞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
擬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則又已有千年功

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

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

北臨廁服虔曰廁廁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

紵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斲也陳施也孟康

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

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斲而陳其

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云

為喻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

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古師

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遂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槨山師古曰右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

其甚微壠音灼曰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

之二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

壠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

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

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

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

川田畝皆如故耳非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

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

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又穎曰秦惠王

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

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從百

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武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

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

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

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

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曰丘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

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

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

間嬴古曰二邑並在秦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巳

臣瓚曰謂人丘可隱肘也師

古曰墳說是也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隱音於新反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桓為石椁奢秦故激以此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擴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椁於擴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木入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成皆知之已下閉羨門背殺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又多殺官人生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其後發掘之而求財物也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

豎之禍師古曰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

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

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

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

衆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

男子之祥維也及魯嚴公莊公也刻飾宗

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

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

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

為高師古曰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

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

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

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

謂亡其居處也臣其昏焉師古曰昏謂不

一曰昏謂不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謀之賢知則不

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亦同若苟以說

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

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

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

丘壠師古曰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猶反也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
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
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
增山厚葬以侈生害是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
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墓之墓師古曰
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
傳及蕭望之傳規撫
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

未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
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
至葬

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
風去長安六十二里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

自崩至葬凡百五十六里
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
淳

曰陵上有宮牆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
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殿中象正殿處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

沐上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
在外柙上師古曰柙置也寢令以急變

聞非常之事
故云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
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

芻席中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輻䟽布惡輪走

卒皆布禭幘太僕四輪輅為賓車大練為屋幘中

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

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

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

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七頃

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

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週二丈

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週

門客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

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

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

雜物杆漆繒綺金寶米谷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

元帝葬乃不用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方相氏

天喪先柩及墓入擴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

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擴穿地中也方良周兩

也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表以旂之制長三刃十

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周兩旂之制長三刃十

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

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

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

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

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

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

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大祝

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

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

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

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

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

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蒞篋詣

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大常跪曰哭大鴻臚
傳哭十五舉音上哭大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
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光引車轉太
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
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
人皆素幘委貍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
絳紗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
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
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
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
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
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

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
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
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
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
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

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枝上
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
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此明帝東
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也明也孔子
謂禮記曰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筭八盛容三升鄭玄註
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既夕曰

筭器種類之其容蓋與筮同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
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脰一膾鄭玄註既
脰之脰黍飴載以木桁覆以䟽布甒二容三升醴一

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盤一彤矢四軒朝中

亦短衛彫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獬矢一乘骨鏃短

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不用也生

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符長而羽其一通俗又

猴也細毛彤弓一卮八牟鄭玄註盛湯漿豆八籩八

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杖几各一

羔一鍾十六無簾罽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箕

蕭四笙一箎一祝一敌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

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和干戈各一箏一甲一冑

一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

馬記曰芻靈束茅為人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

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

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

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

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

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

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

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

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

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

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

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葬日三公

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陸容根車游載

下奈何冒危險不以裁割哀上即還

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
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
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刻禮畢司空將校
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及廬
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柩於廟
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
內張絲絮以彰外以皓才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
以皓皮四方置壙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
黍飯羊舌祭之壙中已葬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
中西墻壁均中望內外無頭坐起如生前長九
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如生前長九
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先大駕日
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
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

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
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
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
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
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
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
下及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房五時朝
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筥藏宮
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
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

錄不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

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

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

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

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巖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將作大

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說文曰南北曰廣無

慮都凡也謂諸園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

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

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
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
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
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
戊戌崩三月丁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
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
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
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
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

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陞者皆神
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
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闕君臣受賜食畢郡國
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
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
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
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
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
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
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
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也既已送形而

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祀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

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祭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簋籩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索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

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二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

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吉遂率百

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

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

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

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

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八

月壬子崩其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

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

府財是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杆

器方言盤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

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

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

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

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壠

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

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

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
帝三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

三年正月壬辰
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

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

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

未崩次辛三
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

司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

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

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

八月辛亥崩
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

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

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

年三月丁卯幸葉崩于乘
輿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

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

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

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

庚午崩九
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

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來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

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凶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

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

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

雒陽三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